

T 26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廿二之四

列傳第五十一

通志一百二

齊

劉俊

弟繪
弟瑱

祖思宗人文仲

崔祖思

叔父景真
景真子元祖

蘇侃

虞棕

胡諧之

范百年

虞玩之

劉休

江柘

劉暄

蕭惠基

弟惠休

惠朗

張岱

兄子緒

江謚



謝超宗

謝朓

謝顥 弟瀟

到撫

沈憲

沈沖

張融 融弟寶稱

王秀之 從父弟延之
綸之子所

阮韜 延之子綸之
秀之子峻
玄載弟玄邈

王瞻 從叔玄載
房叔安

袁彖 宗人廓之

劉祥

陸澄

王謏 從叔摛
孔過 何憲

劉瓛 蔡仲熊

婁幼瑜 璠弟璉

陸慧曉 兄子闕
絳弟厥

闕子絳
王斌

孔稚珪 父靈產

周顥

庾杲之

江斆

何戢 從叔昌寓

蔡約

裴昭明

顧憲之

孔琇之

王遂之

劉俊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
為三里以別宋氏帝族俊父劬宋鎮軍將軍自有傳俊
少隨父征竟陵王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為桂陽

王征北中兵參軍與武帝同直殿內深相款好並爲宋
明帝所親待悛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爲臨讎
改名悛焉武帝常至悛宅晝卧覺悛自捧金澡罐受四
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
武陵內史郡南古江隄久廢悛脩未畢而江水忽至百
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
世同爨悛表其門閭悛彊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
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僮出謁至
是又謁悛明帝崩表求奔赴勅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

千萬人悛人人執手繼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杜
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航戰死悛時
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頂後傷缺悛割髮補
之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高帝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
以書譬悛殷勤抑勉建平王景素反高帝總衆軍出頓
玄武湖悛初免喪高帝召悛及其弟愐入省欲使領支
軍及見皆羸削改貌於是而止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
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爲廣州刺史襲爵鄱陽縣
侯武帝自尋陽還遇悛於舟渚懽宴叙舊停十餘日乃

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修父友之敬齊
受禪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
興功臣劉劭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興運隆替不容
復厝意也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悛謂曰君昨
直邪悛曰僕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悛曰功名
之際人所不忘卿昔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悛
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進不遠
怨前代退不孤負聖明敢不以實迎答遷太子中庶子
悛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

風帷帳武帝即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悛父劭
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記悛步道
從壽陽之鎮過劭碑下再拜泣涕悛於州治下立學校
得古禮器銅壘甌函山銅壘罇銅豆鐘各二口獻之遷
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宅益修山池造麀牖武帝著
鹿皮冠披悛兔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
後從駕登蔣山帝數嘆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
不下堂顧謂悛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
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累遷始興

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初高
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
奉朝請孔顛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食貨
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
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其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
輿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
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
用爲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嚴法
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

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
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
世有變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
以爲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
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
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
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
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
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

寢永明八年俊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處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工費

多乃止俊仍代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俊旣籍舊恩尤能文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羅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俊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俊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俊歷朝皆見恩遇高帝爲鄱陽王鏘納俊妹爲妃明帝又爲晉安王寶

義納俊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俊出守琅邪
城轉五兵尚書初宋桂陽王休範舉兵犯闕俊父勔領
兵鎮扞石頭兵敗死之俊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
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
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
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三子孺覽遵俱知名俊
弟愐位太子中庶子子苞與孺覽遵皆列在梁史愐弟
繪字士章解褐著作佐郎爲高帝行參軍帝見而歎之
曰劉公爲不亡也及豫章王疑鎮江陵以繪爲鎮西外

兵參軍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
吏之中見遇莫及時琅邪王綱爲功曹以吏能自進疑
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
性通悟出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所居名穢里刺謁
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
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不荅亦無忤意歎其辯速
繪在郡專意講說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
似旣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幹豈可以年
少講學處之邪召爲中書郎掌詔誥勅助國子祭酒何胤

撰脩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議皆湊竟陵
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以言辭辯捷
周顒彌爲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
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
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爲表
言其事繪求紙筆須臾便成嶷歎曰禰衡何以過此唯
足八字云提攜鞠養甫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
勅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
我語亦難矣事兄俊恭謹與語呼爲使君隆昌中俊坐

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解之乃免死引
爲錄事筆翰明帝即位爲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暉爲
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實暉妃俊
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暉以爲恨與
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服闋爲晉安王征北長史
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以繪爲雍州刺
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
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昏見
殺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齎其首詣梁武帝於

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梁史有傳繪弟瑱
字士温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為當世所稱時有
棗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為當世第一瑱妹
為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
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倩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倩
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
乃密使媼孀示妃妃視畫竟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
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
畫焚之瑱仕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祖誼
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史
年十八為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
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為列今欲正
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便為四凶之五使君若清此
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也由是諸雜神並除高帝在淮
陰祖思聞風自結為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預謀議
宋朝初議封高帝為梁公祖思啓曰讖云金刀利刃齊
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高帝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

遷齊內史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羹膾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鼈膾鯉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高帝輔政眾議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之曰祖思還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官而禮見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閔曰身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接眷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

曰公退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崇祖曰卿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見幾而作文仲撫髀曰政與吾意同崇祖具說之及帝受禪閔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給事中黃門侍郎武帝即位祖思啓陳政事以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宜於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農以比廣開武校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皂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諫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

唯碧綃紋幃三齊苳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
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白解又答曰畏解故
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
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
御瓊簪玉笏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
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如此則調
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實宜清置
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
律主乃令史門戶刑之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漢編
戶千萬太樂伶官才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
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
而編戶千萬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
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既多又傷敗風
俗今欲撥邪聲歸正道莫如罷雜伎王庭惟置鐘簾羽
戚登歌而已上詔報答後爲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簡
而謙卑下士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卒
上深加歎息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嘗懸
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人士思之爲立祠子元祖

有學行好屬文仕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爲延昌主帥從
駕至何美人墓上爲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爲善
永明九年魏使李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少游臣甥
有班倕之工今來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少
游果圖畫而歸元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爲東海太守上
每思之時節常賜手勅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沖啓
淮北頻歲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
權斷販過淮南而徐兗豫司諸州又各斷穀米不聽出
境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
均之書奏見從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陽縣
子在政爲百姓所懷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徙封隨
縣嘗獻高帝纏鬚繩一枚上納受之後卒於汝陰太守
贈徐州刺史謚襄子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
中伯玉仕宋爲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
勳舉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高帝鎮淮陰伯玉爲高
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
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儻遙翻

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翅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旨
伯玉勸高帝命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
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
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
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曰卿比看景秀
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當吞刀刮
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即釋之卒為忠信士後隨高帝
還都除奉朝請高帝使主家事武帝罷廣興還立別宅
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高帝善之高

帝為南兖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初高
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
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下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
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
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時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
中自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
還復斂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
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且効矣昇明初仍為高帝驃騎
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

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任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
章王司空詔議太守如故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
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
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
舫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
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
因武帝拜陵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疑素有寵故
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列故武帝爲太子至是有
改立之意武帝東還高帝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勸
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胤叔
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
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
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勅
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
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
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
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
王疑及敬則自捧着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

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始廢高帝重伯
王盡心愈見信任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出
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
共載弔之五更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
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淵衛軍王儉俱進繼
後方得前又倚聽事父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
突止客父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惓然切齒形于
聲貌明日入宮便言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
王宅政可設崔羅也續復言外論云千勅萬令不如

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
武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因
業在江西慮相扇爲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
與崇祖並見誣伏誅而胤叔爲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
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
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父耳又
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
好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其家尋求不能得後
出家爲尼伯玉卒致敗亡云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
侃涉獵書傳出身補良城令薛安都反引侃為其府參軍
使掌書記侃自按南歸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結帝用為
冠軍錄事參軍是時新失淮北高帝北戍鎮淮陰不滿
千人每歲秋冬間邊淮騷動常恐虜至帝乃作塞客吟
以喻志侃達上之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以府事深被知
待桂陽之難帝以侃為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
分金銀賦賜將士帝每遷隨府轉復為帝太尉諮議侃
事帝既久備悉起居乃與立巨源撰蕭太尉記載帝征
伐之功封新建縣侯齊臺建為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
任以心膂帝即位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
卒上惜之甚至謚質侯

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戶尚書父秀
之黃門郎棕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
前時棕年十二三晝夜伏立外門內豎消息問未知轉
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一枚
仕宋位黃門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厚三
尺故人無至者唯棕一人來赴初武帝始從宦家貧薄

悰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建元初為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悰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主嶷盛饌享賓謂悰曰肴羞有所遺不悰曰何曾食蔬有黃頰臙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馳逐人被奏見原上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驟遷祠部尚書武帝幸華林園就悰求味悰獻糲及雜肴數十與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祕不出上醉後體不

快悰乃獻醞酒鯖鮓一方而已鬱林王立兼入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王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縶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延熹元年領右軍明帝立悰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曰齊廢立事示悰以悰舊日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勳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負常侍卒悰性敦實與人知識

必相存訪親踈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仕宋為邵陵王左軍諮議武帝為江州以諧之為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為給事中驍騎將軍上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僕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鄉家人語音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僕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永明五年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瓌潤善自居趣兼

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邪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今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為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山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悡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住馬栢年患之謂佗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為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僕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邈代栢年栢年稱

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見虎格得而放上山於之賜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年卒謚肅侯栢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初爲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西州貪泉因問栢年端州復有此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鄉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因見之歷位內外終於梁州刺史

虞玩之字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尚書庫部郎父政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仕宋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怒訴孝武坐免官元徽中爲尚書右丞高帝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轉少府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履親視之訛黑斜銳髮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履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

竟不辨易帝咨嗟因賜以新服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
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
敢當帝善之引為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
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席上之美
齊名見遇遷黃門郎領本郡中正先是宋世人籍欺巧
及高帝即位勅玩之與驃騎將軍傅堅意檢定簿籍建
元二年詔輔臣曰黃籍民之大綱國之政端自頃毗俗
欺巧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買襲萬端或
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傳私而云隸役
身彊而稱六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教之
深疵若約之以刑則人偽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
易諸賢並深明治體各獻嘉謀以振澆化玩之表言便
宜多見采納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
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貨賂因緣籍注雖正猶彊推
却以充程限既連年不已又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
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為業
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
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唐僭號置太子賊遂

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
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
思祖遣峽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
討至錢唐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
百姓頗被彊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
棄市天福善馬稍爲諸將法上寵將也旣伏誅内外莫
不震肅由是乃詔謫役邊疆各許還本土玩之以久宦
年老衰疾上表告退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
儉本貞外郎孔暹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儉暹並恨之
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
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
不藹藹玩之歸家起大宅數年卒其後貞外郎孔瑄就
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阜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
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父超九真太守休初爲駙馬
都尉宋明帝居蕃休爲湘東國常侍不爲帝所知襲祖
爵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
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反休素能筮知明

帝當勝靜麴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投吳喜為喜輔師府錄事參軍喜薦之於明帝得在左右版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鼎味無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痿不能御內諸王妓妾懷孕使密獻入宮皆使休筮之以故得親密焉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羅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勅與王氏二十

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賣埽帚卓莢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貞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為都水使者南康相休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建元初為御史中丞頃之啓言宋世載祀六十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為本而忽憚世謂卿便應辭之如事可獲何惜晚節邪四年出為豫章內史卒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而右軍

之體微古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江柘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麟司
徒右長史柘姑為高帝兄始建貞王道生妃追謚景皇
后生明帝柘少為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為吳興以
柘為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明帝輔政委以
腹心引為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
人情未服柘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
明帝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既而柘勸帝出以示人晉
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

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
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柘憂虞
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明帝入纂議定加柘寧朔將
軍明帝為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
柘入帝喜以示柘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
安陸縣侯柘祖遵以後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麟以
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
察四年轉太子詹事柘以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
伐明帝欲以劉暄為雍州暄時方希內職不願遠役投

於柘柘謂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躡今爲雍州儻
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謂曰今使卿爲雍州闔外
一以相委柘旣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
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柘侍
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柘弟衛
原爲侍中皇后弟劉暄爲衛尉與始安王遙光徐孝
嗣蕭坦之等輔政誡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
覽勿復委人及即位柘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
意寄多在柘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

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
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柘堅意執制帝
深忌之孝嗣謂柘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乖反柘
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
蟲兒東海祝靈勇東冶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
等並爲帝所委任柘常裁抑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旣彰
柘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
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養
帳下詔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志曰舅殊無

涓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拓議欲立建安王
寶賁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拓
拓弟祀以少主難保勸拓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
元舅之望不肯同故拓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
黃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
敢發事覺暄告拓謀帝颺分收拓兄弟祀時直在殿內
疑有異遣信報拓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拓曰政當
靜以鎮之俄而召拓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
以王敬則勲當封拓執不與帝使文曠取拓以刀環築

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祀拓同日見殺拓任寄雖重而
不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拓等既誅帝恣意游走單騎
奔馳謂左右曰拓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
因問拓親親餘誰答曰江祥今猶在治乃於馬上作勅
賜祥死祀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
府州事祀弟禧早卒有子厥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
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
人及聞拓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
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遙光事起以討

劉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茹法
珍梅蟲兒徐世標構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
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
舅復焉可信乃誅之暄爲人性軟弱當軸居政每事讓
江祐羣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怒之和帝中興元年贈
祐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
散騎常侍太常卿

蕭惠基南蘭陵人也父思詒宋贈征西將軍儀同三司
自有傳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義恭歎其

審以女結婚除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惠開拒
命明帝遣惠基使蜀宣旨慰勞惠開降而益州土酋反
引氏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氏人斬
賊帥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部曲並欲論功惠
基毀除勲簿或問其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
而已豈吾懷素之本邪遷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弈碁
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
也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帝頓新亭壘以惠基
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

自疑後爲長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之夕高帝以秉是
惠基姊夫惠基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
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高帝即位爲都
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
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遷太常
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而雅
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
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慕人琅邪王抗第一品
吳郡褚思莊會稽夏竦亦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

思莊戲遲巧於聞碁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帝遣思
莊入東與玄保戲因制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高帝使思
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畢上倦遣還省
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世或云思
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
並至給事中永明中勅使抗品碁竟陵王子良使惠基
掌其事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
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
士明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洽附載從兄眎素傳列

在梁史惠基弟惠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
傾資上勅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
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後封建安縣子永元元年從吳興
太守徵爲尚書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
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
平望帝令服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同
挂陽賊高帝赦之後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
坐法免官惠朗弟惠倩位左戶尚書子介亦附眎素傳
張岱字景山吳郡吳人也父裕宋會稽太守自有傳岱

仕宋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沖爲吳興太守謂人
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
大至後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
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孝武曰觀過可
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
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
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將軍鎮廣州豫章王
爲車騎將軍鎮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將軍鎮南兗州岱
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

得或謂岱曰主王旣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
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
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
耳入爲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
屬焉高選佐吏孝武乃岱謂曰卿美効夙著兼資宦已
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
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徽中
爲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
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

以此頗不相善岱兄子瓌與弟恕共誅吳郡太守劉遐
高帝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
裁高帝曰恕爲人我所悉且又與瓌同勲自應有賞岱
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若語功推事臣門之耻加
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淵
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別是一理詔更
量出爲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仕清直至郡未幾手勅曰
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
爲護軍加給事岱拜竟中詔以家爲府武帝即位復爲

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岱兄演仕宋位太子中舍人演子緒字思曼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暘並皆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談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宮職

復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爲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淵者由是出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爲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爲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來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經緒坐遠不聞僧達言上難移緒乃遣僧達以近之時帝欲用緒爲

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然南士
由來少居此職褚淵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
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先是緒諸子
皆輕俠中子光少侍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爲言乃止及
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外令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爲
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爲此職今以王延之
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寔爲未易緒長於周易
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武帝
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加

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帝
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
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
沙王晃屬選用吳郡閩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
執不許晃遺書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
郡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
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俊之爲參
州獻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纒時舊宮芳林苑始成
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揚柳風

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爲尚書令
丹楊尹時諸令史來問說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
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
儉目送之時尹丞殷璉在坐曰且康成門人也七年竟
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勅王安曰吾欲令司徒辭
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
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終日無
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餐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
葬遺命山軍不設柳髮止以蘆葢轎車引柩靈上置於

水上人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前
前酌令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
祿大夫謚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爲正員郎以險行見
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潘通殺人伏法允
兄充知名列在梁史

山謚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也祖秉之宋臨海太守自有
傳父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山弒立殺徐湛之徽以黨
與見誅謚坐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爲于湖令
彊濟稱職宋明帝爲宋爾謚傾身奉事爲帝所待及即位

以爲驃騎參軍第豪貌醜帝嘗召見狎侮之謚再遷右丞兼比部郎奏始四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夔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義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謚又奏魯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宜及答夔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爲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教苛刻僧遵道又與謚情款隨謚莅郡

犯小事餓繫郡獄遵道裂衣食之盡而死爲有司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高帝領南兖州謚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爲游擊將軍性疏俗善趨時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謚深自委結景素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謚獨竭誠歸事高帝昇明元年爲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高帝黃鉞謚所建也事寧遷吏部郎建元元年位侍中旣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謚爲長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爲左戶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主帥皆悉以委謚尋勅選

曰江謚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
吏部謚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帝崩謚稱疾不入衆頗
疑其怨不預顧命也武帝即位謚又不遷官以此怨望
時武帝不豫謚詣豫章王疑請間曰至尊非起疾東宮
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爲鎮北長史南東海
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弈碁占卦云有客南來金瓶玉杯
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謚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
死果以金嬰盛藥鳩之子介建武中爲吳令政亦深奇
人門榜死人髑髏爲謚首介棄官而去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內史自有傳父鳳
與超宗坐靈運事徙嶺南鳳卒徙所超宗元嘉末得還與
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新安王子鸞孝武
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
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
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
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
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
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閣待不得乃去泰始中爲尚書

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孝格五問並得爲上
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詔從宰議高帝
爲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左衛將軍袁粲聞
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
誅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
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
不衣自暖矣超宗旣坐飲酒數杯辭氣橫出高帝對之
甚歡拔爲驃驃諮議及齊受禪轉黃門郎有司奏撰立郊
廟歌上勅司徒褚淵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稚圭太學博

士王嘔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
超宗辭獨見用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
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餘年矣佛出亦
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
朝命定言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
旣是驢府豈應爲司驢爲有司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
年後司徒褚淵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
王儉嘗爲牛驚跌下車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
僕射淵出水霑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

通志卷之五十一 九十五
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淵大怒曰
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
言謂稍布朝野武帝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
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爲子娶張敬兒女爲婦上甚
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丹楊尹李安人曰往年
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啓之上積懷超
宗輕慢使兼中丞袁彖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
奏以彖言辭依違使左丞王浚之奏彖輕文略奏撓法
容非請免彖所居官詔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免官其

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嶲行至豫
章上勅內史虞悰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
王永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
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盡之才卿第幾卿
列在梁史

謝朓字玄暉超宗之族父而宋左僕射裕之姪子也祖
述吳興太守附載裕傳父緯散騎侍郎朓少好學有美
名文章清麗爲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荆
州好辭賦數集僚友玄暉尤被賞遇流連晤對不捨日

夕長史王秀之以玄暉年少相勸欲以啓聞武帝嘗勅
令還都朏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
霜寄言罽羅者寥廓已高翔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朏
爲牋辭子隆時荊州信去倚待朏執筆便成文無點易
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勅朏接北使朏自以口
訥啓辭見許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託室掌霸府
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
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
尚書吏部郎朏上表三讓中書疑朏官未及讓以問國

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晔讓吏部朱修之讓黃
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世小官不
讓遂成常俗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
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顓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
邪謝吏部今授超階所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搗讓
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旣
如此謂都非疑朏又啓讓上優答不許朏善草隸長五
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
朏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柘欲立江夏

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朏曰江夏年少脫不堪
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又乖物望非
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爾遙光又遣親人劉渢密
致意於朏欲以爲肺腑朏自以受恩明帝非渢所言不
肯答少日遙光以朏兼知衛尉事朏懼見引即以祐等
謀告左興盛興盛不敢發言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
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
馳告始安王及江祐始安欲出朏爲東陽郡祐固執不
與先是朏常輕祐爲人祐嘗詣朏朏因言有一詩呼左

右取旣而便停祐問其故云定復不佳祐以爲輕已後
祐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朏朏謂祐曰可謂帶二江之
雙流以嘲弄之祐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
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朏下獄死時年三
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
見沒初朏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朏妻常懷刀欲報朏
朏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
曰卿人地之美無慙小選但恨今自不可刑于寡妻朏
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

王公因我而死朏好獎人才會稽孔閨粗有文筆未爲
時知孔稚珪嘗令章讓表以示朏朏嗟吟良久手自折
簡寫之謂稚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
餘論其好善如此朏及殷濬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
以大女永興公主適濬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朏子
謨及帝爲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回州及梁武即位二主
始隨內還梁武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弘
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謹而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
主主以呈帝甚蒙矜歎而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爲信安

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爲沈約早與朏善爲制此書云
謝顥字仁悠朏之族子也祖密宋侍中父莊中書令散
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莊附載密傳顥少簡靜宋末爲
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高帝自
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爲之傾目宥而不問永
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
目卒於北中郎長史顥弟瀟字義潔年七歲王或見而
異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瀟舉止閑詳應對合
旨帝悅詔尚公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以女妻之厚

爲資送性甚敏贍嘗與劉俊飲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湛酒千日俊甚慙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知公事譖謀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已力獻觴遂不見取

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悅瀹又正色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瀹謂曰身家太傳裁得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柘曰彼上人者難爲訓對加領右軍將軍兄胡在吳興論啓公事稽晚瀹輒代胡爲啓上知非胡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胡爲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胡指瀹口曰此中佳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武帝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儉曰胡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

起禪靈寺勅瀹撰碑文其辭甚佳子覽附載兄胡傳列左
梁史

到撫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彥之宋護軍將軍自有
傳父仲度驃騎從事中郎撫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
收物情以撫功臣之後自長兼左戶郎中擢爲太子洗
馬撫資籍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千萬宅宇山池
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瞻善納交游愛妓陳玉珠
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撫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
撫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育爲由

是更以貶素自立明帝崩弟育讓封還撫朝議許之弟
道元徽中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
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道猶豫見殺道家人在都從野
夜歸見兩二人持堊刷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道死
問至撫懼詣高帝謝即拔撫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
初國除武帝即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撫同
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撫得早青瓜與上對割食之
上又數游撫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爲
御史中丞車駕幸丹楊郡宴飲撫恃舊酒後狎侮同列

謂庾杲之曰蠢爾蠻荆其俗鄙復謂虞棕曰斷髮文身
其風陋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
晏先爲國常侍轉負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爲故
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槓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
頭何事自契之爲左丞庾杲之所糾以贖論再遷左衛
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攜問訊不脩部下敬爲有司
舉免官後爲五兵尚書廬陵王中軍長史卒子沆嗣列
在梁史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大

